



科幻中国 | 未来
SCIENCE FICTION IN CHINA

MISSING FUTURE 消失的未来

刘慈欣 等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MISSING FUTURE 消失的未来

刘慈欣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的未来/刘慈欣等著.—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6
(虫·科幻中国)
ISBN 978-7-5682-3948-6

I.①消… II.①刘… III.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9984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68914775(总编室)
(010)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164千字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责任编辑/闫风华

文案编辑/闫风华

责任校对/周瑞红

责任印制/李志强

目录

001	人生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 刘慈欣
011	达尔文陷阱 生物进化的迷宫 / 何夕
059	十亿年后的来客 沾染未来 / 何夕
113	田园 伤心木 / 何夕
153	替天行道 转基因谬种流传 / 王晋康
193	高塔下的小镇 进化的重担 / 刘维佳
223	间谍斗智 最新颖的信息盗窃方式 / 王晋康

刘慈欣 • 人生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母亲：“我的孩儿，你听得见吗？”

胎儿：“我在哪里？”

母亲：“孩儿，你听见了？我是你妈妈啊！”

胎儿：“妈妈！我真是在你的肚子里吗？我周围都是水……”

母亲：“孩儿，那是羊水。”

胎儿：“我还听到一个声音，咚咚的，像好远的地方在打雷。”

母亲：“那是妈妈的心跳声。孩儿，你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呢！”

胎儿：“这地方真好，我要一直待在这里。”

母亲：“那怎么行？孩儿，妈要把你生出来！”

胎儿：“我不要生出去，不要生出去！我怕外面！”

母亲：“哦，好。好孩子，咱们以后再谈这个吧。”

胎儿：“妈，我肚子上的这条带子是干什么的？”

母亲：“那是脐带。在妈的肚子里时，你靠它活着。”

胎儿：“嗯……妈，你好像从来也没到过这种地方。”

母亲：“不，妈也是从那种地方生出来的，只是不记得了，所

以你也不记得了……孩儿，妈的肚子里黑吗？你能看到东西吗？”

胎儿：“外面有很弱的光透进来，红黄红黄的，像西套村太阳落山后的样子。”

母亲：“我的孩儿啊，你还记得西套村？！妈就生在那儿啊！那你一定知道妈是什么样儿了？”

胎儿：“我知道妈是什么样儿，我还知道妈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儿呢。妈，你记得第一次看到自己是什么时候吗？”

母亲：“不记得了，我想肯定是从镜子里看到的吧，就是你外公家那面好旧好旧、破成三瓣又拼到一块儿的破镜子。”

胎儿：“不是，妈。你第一次是在水面儿上看到自个儿的。”

母亲：“怎么会呢？咱们老家在甘肃那地方，缺水呀，满天黄沙的。”

胎儿：“是啊，所以外公外婆每天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那天外婆去挑水，还是小不点儿的你也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太阳升到正头上，毒辣辣的，你那个热那个渴啊，但你不敢向外婆要桶里的水喝，因为那样准会挨骂，骂你为什么不在井边喝好。但井边那么多人在排队打水，小不点儿的你也没机会喝啊。那是个早年头，老水井大多干了，周围三个村子的人都挤到那口深机井去打水。外婆歇气儿的时候，你扒到桶边看了看里面的水。你闻到了水的味儿，感到了水的凉气儿。”

母亲：“啊，孩儿，妈记起来了！”

胎儿：“你从水里看到了自个儿，小脸上满是土，汗在上面流得一道子一道子的。这可是你记事起第一次看到自个儿的模样儿。”

母亲：“可……你怎能记得比我还清呢？”

胎儿：“妈你是记得的，只是想不起来了。在我脑子里，那些你记得的事儿都是清楚的，都能想起来。”

母亲：“……”

胎儿：“妈，我觉得外面还有一个人。”

母亲：“哦，是莹博士。本来你在妈妈肚子里是不能说话的，羊水里没有让你发声的空气，莹博士设计了一台小机器，才使你能和妈妈说话。”

胎儿：“哦，我知道她，她年纪比妈稍大点儿，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

母亲：“孩儿，她可是个了不起的有学问的人，是个大科学家。”

莹博士：“孩子，你好！”

胎儿：“嗯，你好像是研究脑袋的。”

莹博士：“我是研究脑科学的，就是研究人的大脑中的记忆和思维。人类的大脑有很大的容量，一个人的脑细胞比银河系的星星都多。以前的研究表明，大脑的容量只被使用了很少一部分，大约十分之一的样子。我主持的项目，主要是研究大脑中那些未被使用的区域。我们发现，那大片原被以为是空白的区域其实也存储着巨量的信息。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些信息竟然是上一代的记忆！孩子，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胎儿：“懂一点儿。你和妈妈说过好多次，她懂了，我就懂了。”

莹博士：“其实，记忆遗传在生物界很普遍，比如蜘蛛织网和蜜蜂筑巢之类我们所说的本能，其实都是遗传的记忆。现在我们发现人类同样具有记忆遗传，而且是一种比其他生物更为完整的记忆遗传。如此巨量的信息是不可能通过 DNA 传递的，它们存储在遗传介质的

原子级别上，是以原子的量子状态记录的，于是诞生了量子生物学。”

母亲：“博士，孩儿听不懂了。”

莹博士：“哦，对不起，我只是想让你的宝宝知道，与其他的孩子相比，他是多么幸运！虽然人类存在记忆遗传，但遗传中的记忆在大脑中是以一种隐性的、未激活的状态存在的，所以没有人能觉察到这些记忆的存在。”

母亲：“博士啊，你给孩儿讲得浅些吧，因为我只上过小学呢。”

胎儿：“妈，你上完小学后就在地里干了几年活儿，然后就一个人出去打工了。”

母亲：“是啊，我的孩儿。妈在那连水都苦的地方再也待不下去了，妈想换一种日子过。”

胎儿：“妈后来到过好几个城市，当过饭店服务员，当过保姆，在工厂糊过纸盒，在工地做过饭，最难的时候甚至捡过破烂……”

母亲：“嗯，好孩子，往下说。”

胎儿：“反正我说的妈都知道。”

母亲：“那也说，妈喜欢听你说。”

胎儿：“直到去年，你在莹博士的研究所当上了勤杂工。”

母亲：“从一开始，莹博士就注意到了我。她有时上班早，遇上我在打扫走廊，总要和我聊几句，问我的身世什么的。后来有一天，她把妈叫到办公室去了。”

胎儿：“她问你：‘姑娘，如果让你再生一次，你愿意生在哪里？’”

母亲：“我回答：‘当然是生在这里啦，我想生在大城市，当个城里人。’”

胎儿：“莹博士盯着妈看了好半天好半天，笑了一下，让妈猜不透的那种笑，说：‘姑娘，只要有勇气，这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实。’”

母亲：“我以为她在逗我，但她接着向我讲了记忆遗传的那些事。”

莹博士：“我告诉你妈妈，我们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这样一项技术——修改人类受精卵的基因，激活其中的遗传记忆。这样，下一代就能够拥有这些遗传记忆了！”

母亲：“当时我呆呆地问博士，他们是不是想让我生这样一个孩子？”

莹博士：“我摇摇头，告诉你妈妈：‘你生下来的将不是孩子，那将是……’”

胎儿：“‘那将是你自己。’你是这么对妈妈说的。”

母亲：“我傻想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了她的话：如果另一个人的脑子里记的东西和你的一模一样，那他不就是你吗？但我真想不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娃娃。”

莹博士：“我告诉她，那不是娃娃，而是一个有着婴儿身体的成年人。他一生下来就会说话（现在看来还更早些），会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走路和掌握其他能力。由于已经拥有一个年轻人的全部知识和经验，他在以后的发展中总比别的孩子超前二十多年。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肯定他会成为一个超凡的人，但他的后代肯定会，因为遗传的记忆将一代代地积累起来，几代人后，记忆遗传将创造出我们想象不到的奇迹！由于拥有这种能力，人类文明将发生飞跃，而你，姑娘，将作为一位伟大的先驱者而名垂青史！”

母亲：“我的孩儿，就这样，妈妈有了你。”

胎儿：“可我们都还不知道爸爸是谁呢。”

莹博士：“哦，孩子，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你妈妈只能通过人工授精怀孕，精子的捐献者要求保密，你妈妈也同意了。孩子，其实这并不重要。与其他孩子相比，父亲在你的生命中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因为你所遗传的全部是母亲的记忆。本来，我们已经掌握了将父母的遗传记忆同时激活的技术，但出于慎重，只激活了母亲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两个人的记忆共存于一个人的意识中会产生什么后果。”

母亲（长长地叹息）：“就是只激活我一个人的，你们也不知道后果啊。”

莹博士（沉默良久）：“是的，也不知道。”

母亲：“博士，我一直有一个没能问出口的问题：你也是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也还年轻，干吗不自己生一个这样的孩子呢？”

胎儿：“阿姨，妈妈觉得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母亲：“孩儿，别这么说。”

莹博士：“不，孩子说的是实情，你这么想是公平的，我确实很自私。开始我是想过自己生一个记忆遗传的孩子，但另一个想法让我胆怯了：人类遗传记忆的这种未激活的隐性状态很让我们困惑，这种无用的遗传意义何在呢？后来的研究表明它类似于盲肠，是一种进化的遗留物。人类的远祖肯定是有显性的、处于激活状态的记忆遗传，只是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遗传的记忆才渐渐变成隐性。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进化结果：一个物种，为什么要在进化中丢弃自己的一项巨大优势呢？但大自然做事总是有它的道理，它肯定是意识到了某种危险，才在后来的进化中‘关闭’了人类的记忆遗传。”

母亲：“莹博士，我不怪你，这都是我自愿的，我真的想再生一次。”

莹博士：“可你没有。现在看来，你腹中怀着的并不是自己，而仍然是一个孩子，一个拥有了你全部记忆的孩子。”

胎儿：“是啊，妈，我不是你，我能感觉到我脑子里的事都是
从你脑子里来的。真正是我自己记住的东西，只有周围的羊水、你
的心跳声，还有从外面透进来的那红黄红黄的弱光。”

莹博士：“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竟然认为复制记忆就能
从精神层面上复制一个人，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之所以
成为自己，除了大脑中的记忆，还有许多其他的東西，许多无法遗
传也无法复制的东西。一个人的记忆像一本书，不同的人看到时有
不同的感觉。现在糟糕的是，我们把这本沉重的书给一个还未出生
的胎儿看了。”

母亲：“真是这样！我喜欢城市，可我记住的城市到了孩儿的
脑子中就变得那么吓人了。”

胎儿：“城市真的很吓人啊，妈。外面什么都吓人，没有不吓
人的东西。我不生出去！”

母亲：“我的孩儿，你怎么能不生出来呢？你当然要生出来！”

胎儿：“不要啊，妈！你……你还记得在西套村时，挨外公外
婆骂的那些冬天的早晨吗？”

母亲：“咋不记得？你外公外婆常早早地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
让我跟他们去清羊圈，我总是赖着不起。那真难，外面还是黑乎乎
的夜，风像刀子似的，有时还下着雪，被窝里多暖和，暖和得能孵蛋。
小时候贪睡，真想多睡一会儿。”

胎儿：“只想多睡一会儿吗？那时候你真想永远在暖被窝里睡
下去啊。”

母亲：“好像是那样。”

胎儿：“我不生出去！我不生出去！”

莹博士：“孩子，让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并不是风雪交加的寒夜，它也有春光明媚的时候。人生是不容易，但乐趣和幸福也是很多的。”

母亲：“是啊，孩儿，莹博士说得对！妈活这么大，就有好多高兴的时候。像离开家的那天，走出西套村时太阳刚升起来，风凉丝丝的，能听到好多鸟在叫，那时妈也真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还有第一次在城市里挣到钱，走进大商场的时候，那个高兴啊，孩儿，你怎么就感觉不到这些呢？”

胎儿：“妈，我记得你说的这两次，记得很清呢，可都很吓人啊！从村子里出来那天，你要走三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到镇子里赶上汽车，那路好难走。当时你兜里只有十六块钱，花完了怎么办呢？谁知道在外面会遇到什么呢？还有大商场，也很吓人的，那么多的人，像蚂蚁窝。我怕人，我怕那么多的人……”

沉默。

莹博士：“现在我明白进化为什么‘关闭’了人类的记忆遗传：对于在精神上日益敏感的人类，当他们初到这个世界上时，无知是一间保护他们的温暖小屋。现在，我们剥夺了你孩子的这间小屋，把他扔到精神的旷野上了。”

胎儿：“阿姨，我肚子上的这根带子是干什么的？”

莹博士：“你好像已经问过妈妈了。那是脐带，在你出生之前，它为你提供养料和氧气。孩子，那是你的生命线。”

两年以后，一个春天的早晨。

莹博士和那位年轻的母亲站在公墓里，母亲抱着她的孩子。

“博士，您找到那东西了吗？”

“你是说，除大脑中的记忆之外使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东西？”

莹博士缓缓地摇摇头，“当然没有，那真是科学能找到的东西吗？”

初升的太阳照在她们周围的墓碑群上，使那无数已经尘封的人生闪烁着橘黄色的柔光。

“爱情啊你来自何方，是脑海还是心房？”

“您说什么？”年轻的母亲迷惑地看着莹博士。

“呵，没什么，这只是莎士比亚的两句诗。”莹博士说着，从年轻母亲的怀中抱过婴儿。

这不是那个被激活了遗传记忆的孩子。那孩子的母亲后来和研究所的一名实验工人组成了家庭，这是他们正常出生的孩子。

那个拥有母亲全部记忆的胎儿，在那次谈话当天寂静的午夜，拉断了自己的脐带。值班医生发现时，他那尚未开始的人生已经结束。事后，人们都惊奇他那双小手哪儿来那么大的力量。此时，两个女人就站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小的自杀者的小小的墓前。

莹博士用研究的眼光看着怀中的婴儿，但孩子的眼里却满是好奇。他忙着伸出细嫩的小手去抓晨雾中飞扬的柳絮，黑亮的小眼睛中迸发出的是惊喜和快乐。世界在他的眼中是一朵正在开放的鲜花，是一个奇妙的大玩具。对前面漫长而莫测的人生之路，他毫无准备，因而也准备好了一切。

两个女人沿着墓碑间的小路走去，年轻母亲从莹博士的怀中抱回孩子，兴奋地说：

“宝贝儿，咱们上路了！”

何夕

● 达尔文陷阱
生物进化的迷宫

楔子

入夜的乌兰巴托街头依然有几分热闹。黄头发阿金斜倚在收银台旁边，百无聊赖地扫视着超市门外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来此打拼已快四年，面对这片以歌舞奔放著称的土地，阿金的内心早已经变得麻木。当地人对中国人并不友好，阿金关心的只是超市的生意。还有一个小时就要打烊了，今天的营业情况不太理想，这多少影响了他的心情。阿金的确有些心不在焉，直到他站起来伸懒腰时才注意到了右边货架下蜷缩着的那个小小身体。

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长着白净得有些透明的圆脸，一头黑发微微卷曲。乌兰巴托在这个季节里的气温很低，但男孩身上的衣物却很单薄。他从短寐中惊醒，目光显得有些迷茫。

“谁带你来的？你的父母呢？”阿金用蒙语问道。

男孩显然没听懂阿金的话，只是本能地摇了摇头。阿金觉得这男孩整个儿都给人一种反应很迟钝、甚至有些呆滞的感觉。

阿金试着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问话，但男孩依然无动于衷。阿金

放弃了，打算找电话报警。这时，男孩的目光被货架上的食物所吸引，他的鼻孔翕动，有些贪婪地吸着气。阿金这才注意到男孩满脸疲惫，脸色苍白得有些过分，他想男孩大概是饿了。阿金取下一块面包递给男孩，但让他意外的是，男孩接过面包嗅了一下便扔在一旁。阿金刚想发火，男孩却径直从货架上取下一袋牛奶插入吸管大口吮吸起来，伴随着这个举动，男孩脸上的疲惫减少了些，但依然没有一丝血色。

阿金宽容地笑了笑，又取了一袋牛奶递给男孩。男孩伸出手来，阿金突然注意到男孩手臂的内侧布满了针眼，他几乎本能地抓住男孩的手想看个究竟，就在这时，阿金发现了一件更加古怪的事情——

阿金怔住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无法描述自己的感觉，男孩的手臂很纤细很柔软，同别的小男孩差不多，除了一点：手臂一片冰凉。阿金觉得自己握住的就像是一截刚从冷水里捞上来的橡胶棒，他本能地将手搭在男孩的额头上，结果那里也是冰冰凉的。这时，男孩突然轻声说：“谢谢。”

“你会汉语？你是华人？”阿金惊叫道。

这时，忽然从门口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找到了，他在这里！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从车里跑出来了！”一声高亢的喊叫让阿金回过神来，一个高大的蒙古人带着满身酒气从门口径直闯进来，粗鲁地一把拉着男孩的手就往外走。

“哎，你是谁？”阿金做了个阻拦的动作，“你是他的家人吗？”

“当然是！”那人有点不耐烦地回答。这时，可以看到门外另有一两个人在往这边赶过来。

“可是，他根本听不懂蒙语。还有，他好像生病了。”